

青少版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● 著名学者 余秋雨 教授鼎力推荐

圣贤的礼物

THE GIFT OF THE MAGI

[美] 欧·亨利 / 著

张经浩 / 译

深受世界各地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经典之作。阅读本书最大的收获是观察生活，明辨是非。



陕西出版集团
三秦出版社

教育部语文新课标
名家名译双色插图
6元本
优质·低价

青少版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圣贤的礼物

名家名译插图本

[美] 欧·亨利 / 著 张经浩 / 译

陕西出版集团
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贤的礼物 / (美) 欧·亨利 (Henry, O.) 著; 张经浩译.

—西安: 三秦出版社, 2009.4

(世界文学名著宝库名家名译插图本)

ISBN 978-7-80736-587-7

I. 圣… II. ①欧… ②张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美国—近代—缩写本 IV. 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9524 号

书 名	圣贤的礼物									
作 者	[美] 欧·亨利									
译 者	张经浩									
责 编	韩宏伟									
封面设计	陈 非									
封面绘画	胡玉玲 寇长斌									
插图绘制	北京长天·恒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									
内文制作	火云鹤 林 典									
策 划	以 洋 忠 平									
执行编委	赵建黎	吴茹芝	冯 兵	贾 云	谈懿诚	陈景群	李六一			
	霍 红	靳 疆	鱼治文	张方鹏	李 郁	高立民	韩宏伟			
	贾旭彪	高 峰	葛 伟	刘夏莉	李 鸿	马静怡	贺金娥			
	周世闻	甄仕优	刘 芳	景 菲	高东海	杨江敏	蒋 波			
法律顾问	沙庆超									
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
地 址	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
电 话	(029) 87205106
网 址	www.sqcbs.com
邮政编码	710003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
开 本	640 × 920 1/16
印 张	10
字 数	143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736-587-7
定 价	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可与工厂直接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29-87332772

出版说明

世界文学名著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为了帮助广大青少年轻松快捷地阅读更多名著，并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性情、提高文化素养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青少版《世界文学名著宝库名家名译插图本》丛书。

丛书精选自古希腊以来世界上影响最大、流传最广的106部传世名著，大部分是小说，此外包括了诗歌、散文、童话、戏剧等多种体裁。其中许多作品还都是语文新课标指定的必读书。鉴于目下同类书译本较多，良莠难辨，我们严把译本质量关，收入丛书的要么是出自著名译家之手，要么是广受读者好评、代表最高翻译水准的优秀译本。

在精选译本的基础上，针对青少年读者的审美取向和欣赏阅读心理，我们在编辑出版过程中，对每本书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独到的处理。

首先是按照“青少版”的标准，在忠实于原著、确保故事情节完整性的前提下，与译者一起对部分作品中的一些次要人物、次要情节作了缩写或改写，对其中一些繁冗描写作了适度删节，使故事更紧凑、情节更引人。

其次是彰显“无障碍阅读”的理念，对作品中出现的一些生僻字、多音字等逐一随文注音。同时还由译者对书中难懂的名词、人物掌故作了精当的注释。

第三是妙用插图，生动形象。书中插图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全书最前边的插图，多是关于作者、作品和时代背景的珍贵图片；另一类是根据作品情节绘制插配的精美图画。这些插图既美化了版面，营造出图文并茂、轻松愉悦的视觉效果，也可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力，帮助他们具象地理解名著的丰富内涵。

总之,这套丛书在整体上较好地体现了不断创新和追求完美的精神,内容精粹,版式华美,采取双色印刷,使得插图、注释和注音与正文文字色调对比鲜明,十分赏心悦目。特别是余秋雨先生在百忙中欣然挥毫,为这套丛书题词“世界文学名著,毕生精神滋养”,嘉勉之情,溢于笔端,既为丛书增色,也鞭策着我们加倍努力,精益求精地做好每一个细节。我们的目标就是为青少年奉献一套质量最优、形式最美、可读性最强而价格又最低的优秀读物。

丛书编委会

2009年5月

序

法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要数莫泊桑，俄国的当推契诃夫，美国独树一帜的则是欧·亨利。

欧·亨利被誉为多产作家。国外各种书籍多云他的短篇小说为数近300篇，但也有250余篇一说。分别收集在14个短篇小说集里。1937年，《欧·亨利全集》于纽约出版，把14个短篇集的小说全包括了进去，共有280篇。

伟大作家绝不是午夜一现的昙花。欧·亨利的14个短篇集中1904至1909年出版的有8个，其他6个为1910至1917年出版。至1920年，即欧·亨利死后10年，他的小说销售量达500万册。1918年，美国设立了欧·亨利纪念奖，奖励每年最优秀的短篇小说，延续至今。欧·亨利的最优秀短篇小说《圣贤的礼物》经简写后还收入了我国现行的中学英语课本。

本集的20篇小说都是国外当代文学类重要工具书介绍的有代表性的作品。评论家们认为这些作品有代表性当然不乏其理由，但人们毕竟有一个兴趣问题。合西方人口味的不见得合东方人口味，而无论东方西方，都“众口难调”。另外一些作品并未上“正传”，可能反而符合中国读者口味。如果确有这种情况，并不为怪。

欧·亨利14个短篇集中的作品，各集均有收入本书的，唯独《白菜与国王》例外。原因是该集也可视为长篇。然而各章可独立成篇，不像一般长篇那样联系紧密，不可分割。所以，有关工具书又把它列为短篇集。

欧·亨利是位有独特风格的杰出短篇小说家，以巧妙的构思、夸张和幽默的文笔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人和事。他的作品与声誉早已越出了美国的国界。本集出版如能使读者领略这位大师的独特风采，译者的劳动便算是得到了最大报偿。“知我罪我，唯在读者”！

张经浩

1992年8月于长沙

目 录

警察与赞美诗·····	1
带家具的房间·····	7
托宾的手相·····	13
圣贤的礼物·····	20
二十年后·····	25
最后一片叶·····	28
财神与爱神·····	34
五月是个结婚月·····	40
艾基·舍恩斯坦的春药·····	46
命运之路·····	51
一笔通知放款·····	70
圣罗萨里奥的两位朋友·····	75
好汉的妙计·····	86
布莱克·比尔藏身记·····	96
经验与狗·····	106
几位侦探·····	114
“真凶”·····	120
生活的波折·····	125
卖冤仇·····	130
强中更有强中手·····	141

警察与赞美诗

索彼在麦迪逊广场^①的长凳上老不得安稳。等到夜晚听到雁群拉大嗓门叫唤时，等到没有海豹皮大衣的女人对丈夫殷勤起来时，也等到索彼在公园的凳子上老不得安稳时，你就知道，冬天已指日可待。

一片落叶飘到索彼的膝上。这是冬先生送的名片。冬先生对麦迪逊广场的常客素来体贴，每年来前总要彬彬有礼地打个招呼。交叉(chā)路口处他的片子是叫北风送的，因为风是露天大厦的看门人，这一来睡街头的人就会有所准备。

索彼的心里已经有数，知道严冬逼近，他得单枪匹马想办法对付。所以他在凳上不得安稳了。

索彼过冬的打算并非什么宏图大略，他既没想去地中海游弋，也没想到南国休眠，或者在维苏威湾泛舟^②。他只巴望能到岛上^③待三个月。三个月里不愁吃住，有合得来的伙伴，北风吹不着，警察不找麻烦，他就谢天谢地，心满意足。

好些年冬天他待在大方好客的布莱克韦尔监狱。比他命好的纽约人每年冬天买票去棕榈(zōng lú)滩和里维埃拉^④，而索彼可怜巴巴，年年只能当穆罕默德，逃亡岛上^⑤。现在又到这种时候了。昨天夜里，他睡在这个老广场靠喷泉的长凳上，用三份星期天的报纸^⑥垫着上身，盖住腿、脚，还是挡不住寒气。所以那个避难岛又浮现到索彼的脑海里。对市里无

注释 ①麦迪逊广场是纽约市的街心花园。

②位于意大利，为避寒胜地。

③索彼蹲监狱过冬，监狱设在岛上。

④两处均是避寒胜地，前者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，后者在意大利。

⑤公元622年，穆罕默德从麦加逃亡到麦地那。把索彼比作穆罕默德是夸张幽默。

⑥星期天的报纸张数多，作者的这种说法也是种幽默的说法。

家可归的人本有什么救济，即所谓“施舍”，可他瞧不上眼。在索彼看来，“博爱”的慈悲之心还比不过法律。市里办的和慈善团体办的机构比比皆是，只要他肯进，有吃有住，能过规范的简朴生活。但索彼性傲，不肯要别人发善心相助。出自慈善家之手的馈（kuì）赠，虽说你不破钞即可得，但要以心灵受屈辱为代价，件件如此。恺（kǎi）撒大将尚且没逃过布鲁特斯之手^①；哪个要住慈善机构的床，非得先把一身洗干净不可；哪个要吃块面包，就得让人盘问自己的隐秘。因此还不如做一趟牢中客，固然监狱中规矩严格，但毕竟不会瞎干预君子的私事。

索彼一决定了去那岛上，便着手实现他的打算。要办到办法又多又容易。最愜（qiè）意的是到哪家高档餐馆美餐一顿，吃完直截了（liǎo）当说钱已用得精打光，让人往警察局一送，干干脆脆，没声没响。往下的事自有好说话的法官料理。

索彼从凳上起身，走出广场，穿过百老汇与五马路相交处老大一块平坦的柏油路口。他转进百老汇，在一家漂亮的咖啡馆前停了下来，这儿夜夜摆着最上等的美酒佳肴，坐着衣冠华丽的宾客和社会中坚人物。

从背心最下一颗纽扣往上看，索彼觉得自己的仪表准没问题。脸刮得干干净净，上衣总算体面，还打了一根干净的黑色活结领带，那是感恩节一位女传教士送的。如果他没引起人怀疑，能走到这家店的一张桌子边，那就稳操胜券了。露出桌子的上半身叫服务员看不出破绽。索彼想，要只烤鸭差不多，外带一瓶法国白葡萄酒和法国名干酪，一杯黑咖啡，一根雪茄。一美元一根的雪茄足够了。几件东西加起来钱不会太多，太多了店老板会狠狠教训他一顿的。吃完了喝完了他也就饱了，高高兴兴地上路，去他过冬的避难所。

没曾想索彼一踏进店门，领班服务员一眼就瞧见了他那已经磨破的裤子和不成体统的鞋子。他被一双又有力又利落的手扳转身，没声没响推出来，那只野鸭也就逃脱了遭暗算的厄运。

索彼没再走百老汇路，觉得美餐一顿白食不是个办法，到岛上去此路不通，进那个既非天堂又非地狱的地方得另想办法。

注释 ① 恺撒原为古罗马大将，后成为皇帝。布鲁特斯为罗马元老贵族。据史载，凯撒的执政方针侵犯了元老贵族的利益，结果被以布鲁特斯为首的元老派刺死。作者提到这个典故也是一种夸张和幽默。

走到六马路的一个路口，只见一家商店的玻璃橱窗电灯通亮，商品琳琅满目。索彼捡起块铺路石把玻璃砸碎了。行人从两边涌过来；跑在前头的正是个警察。索彼站着没动，双手插在衣袋里，望着那衣上有铜纽扣的人①直笑。

“干这事的家伙跑到哪儿去了？”警察气喘吁吁问。

“难道你就不怀疑我？”索彼反问，声气里听得出带点儿挖苦，然而笑容可掬(jū)，像是在迎候好运道。

警察根本没怀疑上索彼。谁砸了橱窗都不会站着等警察抓，会拔腿就跑的。警察发现有人跑过了半条马路，想赶搭一辆车，便拿着警棍追。索彼虽满心瞧不起他，但还是走了，第二次也没达到目的。

马路对过有家餐馆不太气派，是为那些食量大而钱包小的人开的，餐具厚重，空气污浊，汤清，餐巾布稀稀拉拉。索彼进这种地方穿着不像样的鞋和露出穷酸相的裤子是没人阻拦的。他坐到一张桌边，享用了牛排、烙饼、油煎卷，还有果馅饼。吃完他对服务员道出了实情：他身无分文。

索彼说：“你去叫警察吧，别让你大爷久等。”

“用不着叫警察，”服务员说，声气柔和，眼里的火星却直往外冒，“来呀，康！”

两名服务员抓着索彼一推，他的左耳首先着地，咣当摔倒在硬邦邦的人行道上。他一节一节弯动着关节站起来，像是个木匠一段一段地打开曲尺，然后拍干净身上的灰。想叫警察抓起来似乎也是做美梦，到避难岛看来还路漫漫。站在相隔两家的药店门外的一名警察打了两声哈哈，巡马路去了。

索彼走过五个路口才算恢复勇气，又追求起警察来。这一次他异想天开，以为有十拿九稳的机会。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站着位模样端庄可爱的年轻女郎，在津津有味地看里面摆的刮脸杯和墨水瓶架。离橱窗两码处站着位威严的大个子警察，背靠在消防龙头上。

索彼的方案是扮演一次惹人嫌遭人骂的“骚公鸡”。他瞄准的人儿文雅高贵，近在咫尺(zhǐ)的警察忠于职守，使他信心十足，肯定会让警察扭住胳膊。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，只要一扭他过冬就不用愁，可以上那个

注释 ① 警察服上的纽扣为铜制。

小岛，那个有好处又自由的小岛。

索彼把他那女教士送的领带结整平，缩进去了的衣袖扯出来，帽子歪戴得不像话，轻手轻脚朝那姑娘走。他又是向她飞媚眼，又是无缘无故地咳嗽，又是清嗓门，一下子微笑，一下子又傻笑，骚公鸡那套可鄙可恶的伎俩（jì liǎng），他厚起脸皮耍了个够。索彼斜眼一瞧，果见警察在盯着他看。女郎挪开几步，又聚精会神看着刮脸杯。索彼跟了过去，竟然挨到了她身边，抓起帽子，说：

“是你呀，贝德丽娅^①。到我家玩玩，行吗？”

警察还在看着。被纠缠的姑娘只要弯一弯小指头，索彼当真得住他那在岛上的避难所。他想得真美，仿佛警察局的舒舒服服的暖气都能感觉到了。姑娘转过脸来，伸出一只手，抓着索彼的衣袖。

“那当然，迈克。不过，你得请我喝杯啤酒。”她喜气洋洋说，“我本早想对你说话，就怪警察在死盯着。”

索彼大失所望，从警察身边走过时一点事也没有，还被那年轻女郎挽着，就像树上缠了根常春藤。监狱似乎与他无缘。

拐了一个弯后他甩开那女的撒腿就跑，直跑到一个街上灯光最亮的地段。入夜以后，上这里的人有来找称心事儿的，有来赌咒发誓的，有来看歌剧的。穿长大衣和裘皮衣的男男女女不怕冬天的寒气，来来去去走得欢快。突然，索彼担心起来，怕自己中了什么邪，就不能让警察抓去。他想着想着有点胆寒，但就在这时又遇上了一名警察。那人在一家剧院前站着，挺精神。使他立即捞到了根救命稻草，想起有“扰乱治安行为”这一条。

索彼扯开粗嗓门，在人行道上醉汉般乱叫起来。他跳着，喊着，胡说八道着，无所不为，搅得连天公也不安宁。

警察甩着警棍，背转身干脆不瞧索彼，还对一个人说：

“那是耶鲁大学的学生，庆祝他们赛球给了哈德福学院一个大鸭蛋。就叫唤叫唤，没事。上头有交代，别理他们。”

索彼泄了气，徒劳无益的事只好作罢。难道不会有警察来逮他吗？他认为那个岛有些可望而不可即。风刮得冷飕飕（sōu），他把薄薄的上衣的纽扣扣上了。

注释 ①这是索彼信口叫出的名，非真名。

他发现一个衣着漂亮的人在烟店里点雪茄烟，点烟的火晃来晃去。他的一把丝绸伞进门时放在门边了。索彼走进店，拿起伞，慢吞吞地走开。点雪茄烟的人忙赶过来。

“是我的伞！”他厉声道。

“还会是你的？”索彼用挖苦的声气反问，既强占他人财产，还污辱他人，“那你干吗不叫警察呀？我就要拿。是你的伞呐！干吗不叫警察呀？街口就站着一个！”

伞的主人放慢了脚步。索彼也放慢脚步，心头有种不祥之感，觉得命运又会与他作对。警察看着他们俩，好生纳闷。

伞主人说：“当——当然，唔——唔，你知道这种误会是怎么回事，就是我——要真是你的伞得请你原谅——我今天上午在餐馆捡到的。现在你认出来了，那——那还请你——”

“当然是我的伞！”索彼恶声恶气说。

伞的前主人收兵回营。警察呢，发现一位披着在剧场看戏用的大外套的高个金发女郎在横过马路，便赶去帮那女的一把；一辆电车正开来，隔着两个街口。

索彼往东走到一条在翻修的马路。他气得把伞扔进一个坑里，还咒骂那些戴头盔拿棍子的家伙。他有心让他们来抓，可是他们把他当成不可能



有过失的圣贤。

最后索彼到了东西向一条没那么明亮和热闹的马路。他打定主意顺这条路回麦迪逊广场，因为他回家的天性并未泯（mǐn）灭，尽管他的家只是广场的一条长凳。

然而，在一个特别幽静的街口索彼站住了。这里有一座山形墙老教堂，盖得很糟，模样古怪。一扇紫罗兰色的窗里还亮着灯，有位琴师反反复复练着琴，当然是为了在安息日唱赞美诗时把琴弹得格外出色。索彼被飘来的优美音乐迷住了，靠在铁栏的圆环上出神。

天空挂着轮皎洁的明月，车辆与行人寥寥无几，屋檐下的麻雀睡梦中只会唧唧喳喳叫几声，此情此景会使人想起乡间教堂的墓地。琴师弹的赞美诗把索彼牢牢拴在铁栏上了。以往他也曾享受过温暖、甜蜜，有过朋友，产生过抱负，思想洁白无瑕，衣服干干净净，在那些日子他对赞美诗非常熟悉。

索彼的心本就容易受感化，老教堂又有它的神力，所以，他的灵魂豁然醒悟。回想他跌进的沉坑，回想那些不光彩的岁月，卑鄙的欲望，破灭的希望，毁弃的才能以及为谋生计而有过的肮脏动机，心头掠过一阵恐惧。

也是在一瞬间，经过这种反省后，他振作起来了。他感到一阵冲动，来得又快又猛，决心与坎坷的命运搏斗。他要从泥坑中自拔，要洗心革面，要战胜缠住了他的邪气。时间还来得及，他还相当年轻。他要重振往日的雄心，不屈不挠实现远大抱负。庄严而优美的琴声激起了他心灵深处的变化。明天他就去闹市区找工作。一位皮货进口商曾说愿雇他当司机。他明天去找他要这份工作。他会在世上有所作为的。他会……

索彼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臂，忙一回头，看见了一个大脸盘的警察。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警察问。

“没干什么。”索彼说。

“跟我走。”警察说。

第二天上午，警庭的法官宣布道：“在岛上关押三个月。”

带家具的房间

下西区有一片红砖楼，住在楼里的一大帮房客像时间一样永不停步，来去匆匆。他们处处无家，处处为家，从这间带家具的房子搬到那间带家具的房子，永远只是过客——不但住所无定，而且心绪、思想无定。他们把《家，幸福的家》这支歌唱得乱七八糟；他们的家神是搁在纸盒里提来提去的；他们没有葡萄藤，只是帽子上绕着装饰带，也没有无花果树，只有盆景^①。

所以这一带房子里住过的房客上千，有得说的事也该上千。当然，大多数索然无味。不过，如果说这帮匆匆过客连一两件奇闻也没有，那又不可思议。

一天天黑以后，一位年轻人在这片破败的红砖房中转着，按着门铃。来到第十二栋后，他把寒酸的手提包放在台阶上，掸去帽带上的灰，又揩揩(kāi)额头。铃声很轻，是在隔得远远的、空荡荡的纵深处响。

这一家（就是他按了铃的第十二家）的女房东来开了门，他一见不由想起了一条害虫，蛀光了果仁，已经吃饱了撑着，可还巴望有什么可吃的进到空果壳里来。

他问有没有空房间。

“进来吧。”女房东说。她的声音是从喉管里发出的，而且喉管上似乎长了层苔，“三楼有一间，还刚空了一星期，你去看看吧。”

年轻人跟她上了楼。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微光照着黑糊糊的过道。两人的脚踩在楼梯的地毯上没一点声音，恐怕原来织出这块地毯的织机也认不出这块地毯来。它已面目全非，在有股臭味、不见阳光的空气中腐烂，变成青苔地衣似的东西，在楼梯上一块块扎了根，踩上去还粘脚，像是踩着了什么黏性强的有机物。在楼梯每个拐弯处的墙上都有壁龛(kān)，只

注释 ① 葡萄藤和无花果是安定的家庭生活的象征，典出《旧约·列王纪上》第4章第25节。

是空着。也许壁龛里原摆过什么花草，然而经不住又脏又臭的空气熏。还有一种可能是摆过什么神像，但不难想象，大小魔鬼趁屋子里黑，把它们拖进了罪恶的深渊——让它们待在堆放家具的地窖里了。

“就是这一间，”女房东长了层苔的喉咙说，“房间挺好，并不常空着，夏天还住过几位贵客。都是痛快人，到时就预付房租。水在走廊那头。斯普罗尔斯与穆尼住过三个月。他们是演杂耍的。那位布雷特·斯普罗尔斯小姐——你总该听说过她吧？哦，对，那是她的艺名。她把结婚证配了个镜框，就挂在梳妆台上方。气灯在这里。你看，壁柜多大。这间房人人喜欢，从没有久空过。”

“当演员的人常到你这儿来住？”年轻人问。

“常来常往。上这儿的房客有一大批与剧场有关系。先生，你不知道，这一带就是剧院区。当演员的人从来就不在哪个地方久住。上我这儿的当然有。他们有来的，有去的，就这样。”

他租下了房间，预付一个星期租金。他说已经累了，想马上休息。钱如数交清。女房东告诉他，房间里什么都是现成的，连毛巾和水都已准备好。她正要转身走，年轻人问了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他已经问过一千遍了。

“你是不是记得房客里有个年轻姑娘？叫瓦什纳小姐，全名是埃勒威兹·瓦什纳。她很可能在登台演唱。是个漂亮姑娘，中等个子，身材苗条，头发深金黄色，左眼皮附近有颗黑痣。”

“这个名字我想不起来。他们当演员的今天住这间房明天住那间房，也今天叫这个名字明天叫那个名字。他们来的来，去的去。你说的名字我当真想不起来。”

白问，每次都白问，他不厌其烦地问了五个月，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。白天花大气力找剧场经理、中介人、学校、歌舞团打听；夜晚在观众中转，从全是明星登台的大剧院直跑到下三流的音乐厅，连最怕在那儿找到朝思暮想的人的场所都不放过。他真心爱她，在千方百计找她。他相信，自离家出走后，她一定还在这座被水环抱的大城市①的某个地方，只不过这座城市像一大片永无安稳之日的流沙，其中的沙粒不停地翻动，今天浮在表面的，明天又埋进泥土里。

开初带家具的房间对它的新客来了一番假热情，那是一种看来激动、热

注释 ①指纽约。

烈，其实却虚应事故的欢迎，就像娼妓虚情假意的笑。旧家具还有反光；一张床、两把椅上蒙着破织锦；两扇窗之间有一面一尺宽的廉价穿衣镜；墙角里搁着一两个描金画框，一副铜床架等等，这使他或多或少觉得还不坏。

客人有气无力地往椅上一靠。顿时，他像进了通天塔，只听见操各种不同语言的人抢着告诉他这儿住过什么房客，简直乱成一团。

邇 (lǎ) 里邇邇 (tǎ) 的地席上铺着一方颜色杂七杂八的毯子，好似波涛汹涌的海洋中露出一个鲜花怒放的方形小岛。墙上糊着花花绿绿的墙纸，贴着无家无室的人在哪儿客房都能看到的画，有《法国信新教的情侣》、《首次口角》、《新婚早餐》、《赛克在泉边》^①。壁炉前歪吊着块本来还成样子的布，就像歌剧中亚马逊人身上随便缠着根宽带子。壁炉朴实而庄严的轮廓被盖住了。壁炉上放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有一两只不值钱的花瓶，几张女演员像，一只药瓶，几张零星纸牌，都是以前的房客留下的。那些人原先也落难到这荒岛，后来遇到别的船相救，人到新的港口登了岸，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还留在荒岛上。

渐渐地，原先的房客留下的小物件让他看出了名堂，就像份密电码的字让他一个个破译了一样。梳妆台前的毯子上有一块地方磨光了毛，这说明许多漂亮女人在那儿踩过。墙上留着小手指印，那是小囚徒摸出来的，他们想见到阳光，呼吸新鲜空气。还留着一大块污渍 (zì)，成放射形，像炸弹开花，显然是有人把一杯或者一瓶什么东西往墙上一甩甩出来的。穿衣镜让人用金刚石横着歪歪扭扭刻了个名字：玛丽。看来，以往的房客一个个都有股子火气（也许是受不住这儿的过分冷漠发了火），一怒之下便把房间当出气筒。家具已被弄得遍体鳞伤。床上的弹簧东一个西一个冒了出来，整个床便不成样子，活像只死于恶性痉挛 (jìng luán) 的大怪物。壁炉上的大理石不知由于出了什么大乱子，被敲掉了一大块。地板上的每块木板各有各的伤痛，因为各自受过各自的冤屈。那些房客暂住这房间时都暂以这房间为家，却又产生这么多怨气，进行这么多破坏，真难以想象。但也许正由于他们需要家的天性没有真正泯灭却又不得满足，由于他们对冒牌家切齿痛恨，一腔怒火才烧了起来。只要真是自己家，哪怕一间茅棚，我们都会打扫、装饰、爱惜。

注释 ① 赛克为希腊神话中爱神所爱的美女，被视为灵魂的化身，昔日在画中常画为蝴蝶或有翅膀的人。



年轻房客靠在椅子上，任凭脑海里的思绪轻轻飘。飘着飘着，他听到了别的房间里传来的声音，嗅到了别的房间传来的气味。有人在淫荡地哧哧笑，有人在不绝口地骂，有人在骨碌碌掷（zhì）骰（tóu）子，有人在哼催眠曲，有人抽抽噎噎（yè）哭，听得最清楚的是欢快的五弦琴声。还有乒乒乓乓的门响，高架铁路上一趟一趟的火车叫，后围墙上的猫嚎。他嗅出了屋子里的味不是一股正常气味，而是一股发潮的怪味，冷飕飕，带霉臭，像是堆放油布和霉变、发烂的木制品的地下室里发出的。

他靠着没动，突然又闻到一股浓郁的木樨草香，像是一阵风送来的，直扑鼻孔，他闻得十分真切，就好比见到有血有肉的来客，错不了。年轻人似乎听到了有人叫唤，大声道：“什么事，亲爱的？”他还一跃而起，往四周望着。浓郁的香味没有消退，萦绕在他前后左右。他竟然伸出手抓，一时间六神无主。香味怎么可能开口叫人呢？一定是听到了声音。但是声音怎么能摸他、抚弄他呢？

“她住过这房间！”他嚷了起来。又一纵身起来，想找出什么东西证实。他有把握，凡是归她所有的，甚至她碰过的东西，再小他也准能认出来。这股经久不绝的木樨草香是她喜爱的，天天用的，究竟从哪儿来的呢？

房间几乎没怎么收拾。梳妆台的薄台布上东一只西一只放着五六只发夹。发夹是哪个女人都少不了的朋友，什么也不能说明，就像一个仅属于阴性，但既不表示语气也没有时态变化的词。他没有细看，知道再